四書輯釋

孟子卷之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程隱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圖通熊禾曰告齊君十一章鄒一章滕三章魯一章一二章皆言當与民同樂三章言交鄰之道四五章言仁政七章論用賢之道八章言湯武征伐九章論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徇君之欲十章告齊王皆湯武弔民伐罪之意十二章交鄰之道十六章言孟子出處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声下同好去声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声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通攷 趙氏曰世俗之樂如鄭衛之聲是也先王之樂咸池大章韶濩武是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

衆樂亦音洛

獨樂樂音洛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如篪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
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故氏曰春秋傳
范宣子假羽旄於鄭。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為旌王若遊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旞以全羽析
羽直有羽而无帛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
也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通攷]趙悳曰樂以鼓為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吳程曰
籥音藥○金履祥曰此章本言樂而兼言田獵以當時齊王有田獵之好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惟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君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音洛下同樂同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張氏曰：與民同樂者，適樂之本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遽斥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斯可謂善啓告者。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

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反無補於治去聲也

［通攷］趙惪曰周禮大司樂註云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咸也言德無不施也英華茂也韶紹也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吳程曰五英帝嚳樂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先師曰不與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流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慚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萌動也齊王慚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遏人欲而擴天理也王道在遏人欲擴天理而已

好樂

以孟子之言觀：樂無古今，樂同百姓——此救時之急務

以楊氏之言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此爲邦之正道

右第一章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音煩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乞逆反以講武事【通攷】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謂祀与戎戎兵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云云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者皆田獵之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騖音務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待洛反閑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音余○張氏曰愍齊王欲廣其囿設度之旄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甹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如其然也傳謂古書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以其然否也【通攷】只程曰直亦心反合更作林亦恐後章於時滕文下傳並同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illegible]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通證】記曲礼：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先師曰：前篇囿民與此爲阱，皆是借綱取禽，阱取獸以禦切特君之爲游獸其民於死同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遏人欲以擴天理而已。

論囿大小

- 文王囿七十里
  - 芻蕘者往焉
  - 雉兎者往焉
  - 此民猶以爲小之故
- 齊王囿四十里
  - 殺麋鹿如殺人
  - 此民猶以爲大之故

右第二章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反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惻仁者能忘己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惟智者爲能安己之小而事鄰國之大語錄云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湯事見形甸反下同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

通攷 趙惠曰緜詩二章言古公亶甫來朝走馬之事八章言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朱子傳云言太王雖不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是皆指太王而言集註引詩以不合尤章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文非事昆夷之謂也故註疏以八章爲文王時蓋孟子亦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昆夷之言所謂狄人即獯鬻也

通攷 趙惠曰唐虞以上有獫狁獯鬻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西戎混于豳其後三百餘戎狄攻

太王太王走于岐山後至六国遂為匈奴○吳斯道曰肆不殄厥慍獯鬻昆夷則為太王患者獯鬻昆夷也思許戎疾不殄傳昆夷嚴忿之禹則為文王患者昆夷隴說也嫡哉迫近夷狄盍非一種矣

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輔氏曰寬洪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通曰本文大事小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小事大一字字光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猶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及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懈[illegible]乃足以見小者之智

〔通攷〕過追曰國諸圖諸吳自泰伯至壽夢十六世始見春秋越之先夏少康之庶子封會稽以奉禹祀至勾踐始見春秋曾哀公元年大夫種行成於吳頭以金玉子女賂君之等寡君師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姓君左右之太宰嚭勸王許之越王令大夫種守國貞范蠡皆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時哀公五年越王歸國与范蠡謀吳魯哀公二十年冬十一月伐吳居軍二年吳使大夫王孫雒行成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不可遂滅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

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

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遜為智者之事語

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事何者智者分別曲使錄

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曰得之○或問遂

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也惟其設心各得其所

不度計役此若弱之勢故以六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民

夷之無道湯文然勲而厚偷之及然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

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逆於事變而加理之當

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怨然而必自於事治期而知有理之當

立加纔萬與只之方強大王勾踐外甲而事之內則治其自

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保其國此智之明也惟湯

文保養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大王勾踐惟

敵之畏而然不能自強是無亂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

○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也小者自當

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

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通

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之禮尤不能廢

即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

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

通攷

金

規而其規模愈收斂愈謹嚴謹詳指斂之精緻如此

履

祥曰小事大大字小左傳凡兩出孟子並作事集註解事小

爲字爲本古語仁人之心慨忘己之遍大人之小弱雖曰字

之是交際在來與事大亦無畏敬慎作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語錄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傷觸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發明畏天之事小善待之而已非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恤小而於事大不易事字著敬發明孟子意不同不略易此字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声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止也

祖往也莒詩作旅祖旅謂密人侵阮徂共音恭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通攷〕詩皇矣所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云云密須氏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池是也言文王征伐之旅於此無所畔援歆羨大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之不恭是以赫怒此

此文王之大勇也

怒若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一怒字發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赫怒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意〔通攷〕趙惠曰莒當讀作旅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此二者大段不同想大人之書傳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治有此本〔通攷〕趙惠曰按孟子

諸書凡二十五執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章旨能懲小忿則字寳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來下半好勇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大勇也○揣氏曰引者以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也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曰諸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要分別天理人欲於其毫釐之間如同行異情○通曰大了凡

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仁者（有惻怛無計較）以大事小者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此見理之渾然）樂天者保天下（自然合理包含徧覆无不周徧此保天下之氣象也）

智者（明義理識時勢）以小事大者　文事獯鬻句踐事吳（此亦理之當然）畏天者保其國（不敢違理制節謹度无敢縱逸此保一國之規模也）

勇者（有血氣義）以小勇言　撫劍疾視以敵一人（此血氣之所為）王請大之無好小勇（此言能懲忿則能以小事大以交鄰國）

文武一怒[此義理之所怒]王亦一怒[此言能怒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而安天下[理之所怒]惟恐不勇

[理之殊]

[以大勇宜]

右第三章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也離別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通曰[illegible]集註[illegible]

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乎與齊宣王謂賢者亦有此樂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荅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荅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知此則兩處賢字不同一字

[通攷]只得曰集註以上篇賢者樂此爲指賢君此章爲指賢人不應上一義忽亦如上篇只曰有言賢

若圖有此樂但不可使人不得其樂注似連下文作一句讀文曰離宮別也別作宿以爲行宰之所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扶問反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張氏曰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亦是齊景公事蓋道其因之故以告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余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通攷】趙氏曰轉附作轉射儛作荼州○吳程曰轉當爲字上去聲後皆同及公孫丑下滕文公上轉儛聲並同

[illegible]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斂舒撿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音洛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

歟反
令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
從【通證】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衛侯令祝鮀從辭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
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鞞謂之釁鼓祝奉以
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五百人為旅臣無事焉【通證】周禮曰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是二
千五百人糧謂糗去久反熬米麥也又丘救反糒音備乾飯也之畜睊睊側目貌胥
相也讒謗也慝怨惡烏路反也言民不勝平声其勞而起怨謗也
【通證】芳謙曰此上言軍民之怨也○是程曰糗丘九切搜二反熬米麥也糒音備又步拜反乾糗懸當叶得反方
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句形
反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上声○飢民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
食也以糧○一而守在中閒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令以是教也○無一國之民○令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
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晏子引君言○輔民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晏子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樂音洛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上時掌反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饒氏曰荒是廢亡是失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行之行去聲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反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

〔圖說〕礼記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詳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爲君商屬金金爲矣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以君者也角殺秋物殺也而出獻若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爲木以其

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為事絃用五十四絲羽為水最清物之象故為物絃用四十八絲

【通攷】遏惪曰宮土音居中總四方絃用八十一絲聲最重而尊故為君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也商亂則陂其臣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比君為劣比物為優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絃用五十四絲徵為夏者以夏物益故為事事多事之象也亂則哀其事勤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絃用四十八絲屬水者以其最清參物聚物之象也亂則危其時財匱也景公所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

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說○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興欲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通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齊宣不能受孟子之說是可惜也先師曰此章與沼上之對略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

而實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截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晏樂以天下天理也遊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憂人欲也無非遏人欲擴天理也又舜之韶遺音以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韶景公樂亦名招可見○張氏曰孟子羞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蓋羞稱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也

人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此見下不安分非理

樂民之樂民樂其樂 此見樂以天下

未有不王

為民上而不與同樂非也 此上不恤下皆非理

憂民之憂民憂其憂 此見憂以天下

巡狩述職省耕省斂 此以先王之法者言

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此見莫非王事

流下流上從獸樂酒 此以今時之弊者言

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此見廢時失事

惟君所行

右第四章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聲朝音潮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扶又反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太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主上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王去聲矣何以毀哉朱子曰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

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記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日按周禮率三代之制以互見盖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趙惪曰周制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者九尺爲筵堂上五室家五行明堂中有五天神之度皆法五行以五行先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水東南火室兼木西南金室被火西北水室兼金中火大室有四室四角之室亦皆四室賈達稱閏月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是也若聽朔則於背之室右於木火等室居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

【通攷】許謙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卽是王政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
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
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
去聲公田是九分扶問反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
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
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
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古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
同利不設禁也【通攷】趙惪曰察異服異言周礼地官司稽司門之譏察出入不物者註不物衣食占
視不与人同王制關執禁以譏異服識異言說詞察也市墨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夏殷法也文王之[illegible]不征其後則有
征周礼司關之職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孟子言澤梁無禁周礼以有澤虞為之厲禁孟子言盡欲反古也孥妻
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不孥惡惡短也世祿善善長也先王養民之
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

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秦醉反貌止月末章之意云仁至於此言富人猶或可哀煢獨甚矣其可哀也○饒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湖於古行貢法關是道路持節處市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通攷

趙惪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爲序者輕重之字也王制以鰥寡獨矜寡爲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爲宗豈非所養之常餼有寡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禮運先矜寡以輕者先之就二等之中則於於窮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鰥然後不能寡同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寡寡懁也懷然單獨也扶鰥也罷望無所瞻見也獨獨煢也煢煢無所依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橐音託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通攷】金履祥曰積當作子賜反又穀堆也餱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橐皆所以盛音成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音越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音彬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胡氏曰人君豈不欲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通攷】金履祥曰王大志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此王政

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音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声）也（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有此例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率循也滸（呼五反）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己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正將辨）○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廣充其善心（擴天理）而格其非心（遏人欲）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音洛）與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

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普后反）析於幾（平聲）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䟽（平聲）而實密其事似易（去聲）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克己復礼之端即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幾微之際也○語錄問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如此引導之何也曰此裏亦自分義利時人自不察耳○輔氏曰法似疎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勇好色則似若疎且易矣然以討之為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精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情微如此哉○通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峯胡氏知言朱子平曰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大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大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君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此等問出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皆非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奉天揚與曰齊宣王問孟子曰窮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好色寡人好勇三者亡因之事人之所其雖而宜王後以為閒其誠可尚也其病可救也言之不入無如之何也

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
關市不征
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
不壹無告

此文王治岐之王政

寡人好貨
寡人好色

此齊王自謂好貨色而不能行此政

居有積倉
行有裹糧
内無怨女
外無曠夫

此公劉好貨而能推以行王政
此大王好色而能推以行王政

王如好貨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言齊王好貨好色若能遏人欲行天理未嘗不可行此王政

右第五章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

上聲也注鄭氏曰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有士師鄉士遂士縣士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意○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諸王不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孟心之樂懼不懼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并王與士師言各勤其任無墮許規反其職乃安其身

論上下職任

以設問有由

以發問有待

妻子失託於友

士師不能治士

四海之內不治

如之何

王曰棄之

王曰已之

王顧而他

此謂當所當言

此恥於自責

右第六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魯水反）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指世臣彼謂喬木）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用世臣而尊禮之尊其尊親其親禮之常）也

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非尊尊之常）疏者踰戚（非親親之常）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辨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惟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求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亦不能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亦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已況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礼之常尤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声）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若孟子所謂鄉原一鄉皆稱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爲俗所

憎者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聲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以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俟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擢崇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結上文進以才天討結此一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數論以明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張氏曰此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投之於[illegible]正聽天討之權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己殺之也因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也人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則因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人之理矣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詩云曰大學傳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意）

世臣（此尊而與國同休戚者）

親臣（此親而與國同休戚者）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此言尊親或有非賢則必進疏疏遠之賢用之故有不可不慎焉者）

左右曰賢未可大夫曰賢未可國人曰賢察之左右曰不可勿聽大夫曰不可勿聽國人曰不可察之

（此言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所以出舍不可不慎此）

左右曰可殺勿聽大夫曰可殺勿聽國人曰可殺察之

（此見非獨用舍人才當慎至於用刑亦以此道）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此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所以爲民之父母）

右第七章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弒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扶又反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紂罪浮于桀故下文單說紂○語錄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紾兄臂踰東家牆便是絕滅天理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殺義者凶凶賊義謂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賊仁之深重便是殺人底人一段賊義之罪揔以手足上傷損一發○輔氏曰賊之爲害深殘之爲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言顛倒錯亂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絕滅天理則是殄滅其本根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

無衆叛親離不復君之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驗也此事自君信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集註下文釋王勉之之語所以著万世爲臣者之大戒發明日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絶本根傷枝葉之殊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爲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氣大露處〇王勉人是

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通曰無孟子之説無以警後世之爲人君者無王氏之説無以警後世之爲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王氏之説未嘗不自孟子中來也

〔通攷〕楊氏曰舜禹湯武皆非得已不知舜者是疑於仁而不知湯武是疑於義

以臣弑其君言 — 放桀 伐紂 — 如之何其可

以聞誅一夫言 — 除殘 去賊 — 未嘗不可

此孟子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之辭

右第八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長上聲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趙岐注國語注國之劉熙曰鎰本作溢以一米一升加一升而名重二十兩金之一溢重斤如之深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國語呉謝為鎰二十四兩爲鎰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饒氏

日兩節譬喻是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己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肯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

求賢治國之譬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

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見所學者大 巨室必求大木幼學不得壯行

此見王欲小之 彫玉必使玉人治國則曰從我

此可見求賢不如求木

此可見愛國不如愛玉

右第九章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聲王噲苦快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

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illegible]史記燕世家[illegible]上噲用其術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甸反序說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所指侵奪而皆有之故以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下之若以人力論

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語錄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皆是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

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此節言齊王言天命而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苦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齊且亡乎蓋警之也

通攷 簞直音曰簞方口圓曰壺飯以竹為之長二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二寸上有蓋

齊人取燕

取之而民悅則取之	以武王之伐紂言則人情有可取之證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避水火也	此言燕亂亡則民皆悅於從齊
取之而不悅則勿取	以文王服事殷言則人情有未可之證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此言齊暴虐則民又轉而求救

○右第十章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今指齊王也七十里爲政於千里畏人此句爲在下文分兩節應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見形甸反

疏正義曰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霓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

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

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
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去聲燕而增
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
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
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
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處些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并皆天下
之為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饒氏曰當時只是子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
取他國當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足全取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

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国了○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吾所學以徇之哉

【通攷】程復心曰此章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集註又益以臣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爲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以湯征葛言
- 東征西怨南征北怨
-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 誅其君弔其民

若旱望雨　若時雨降

此見湯七十里而能爲政

以齊伐燕言
-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 殺其父兄係其子弟
-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以爲拯己　反動天下

此見齊千里而不行仁政

○右第十一章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力驗反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

對鄒君言。故略有司死

專勉君正本之論也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夏書五子之歌篇

有倉廩府庫，所以為(去声)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声)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汗)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

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

為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心而親

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此皆子戒之成之之語非特為

人上者不可須臾忘於身者亦常深体之先師曰上之愛民

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鄒君卻罪民

而不知反己孟子推以行仁政逃之而誅不誅忘言焉得反

之之意懍然可畏真深切之論死其長如何何敢死之死謂

忘身救上死日不避也平時

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以穆公問言

鄒與魯鬨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

此見民怨乎上

所謂反乎爾者

凶年飢歲老弱

此見上

君行仁

此見上愛

愛斯民

親其上

此見民亦

以凶年饑歲

轉溝壑壯者散 殘乎下 所謂出乎爾者 政其民 死其長 愛之

四方有司莫以告

○右第十二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形甸反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正議說曲礼国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衆謂師衆大夫率師敗則死之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死節死而不可弃君命也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去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特○通曰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張氏曰與其望二国以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国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

我所當爲之事。爲吾所當爲而已。然則國以得民爲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先哲曰。城池地利也。民弗去。人和也。役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有國者之謀

右第十三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筆力反)(與逼同)己而恐也。【通考】金氏履祥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形句下

章【豳】趙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邰邰姜嫄之國后稷母家后氏時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豳詩篤公劉即遷豳之事又九世而太王去邠遷岐緜詩所言是也沮漆在豳北亡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皇澗以芮言都邑之外也縣之自汪沮漆率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陽以率西水滸為漆沮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邰不窋奔戎狄公劉居豳太王邑岐文王邑程又遷豐武王居鎬故舉書百考有自稷至武七遷之圖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

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

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

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通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爲夫理之所當爲而徒覬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要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爲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張氏曰所謂爲善者循天理而不爲己私也爲善者初不期後出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然以大之基爲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矣

以滕文公懼齊言

如彼何哉　為善而已　此當俟命於天　以為善言

以大王去邠居岐言

非擇取之　不得已也　此終得命於天　以必有王者言

君子　創業垂統　此竭力於其所當為
成功則天　此不僥倖於所難為

右第十四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張氏曰：大王之言，出於至誠，不迫其任，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眞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孰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事，非德盛而時權不足以與此。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

致死守之不可。告(上声)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去声)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通證〕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殺萊君者卒滅國為重〔通攷〕趙惠曰公羊傳襄六年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襄二十五年崔子弒齊君晏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文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通證〕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審己量力，擇而處(上声)之可也。語錄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通攷〕吳程曰君死社稷謂之義焉據以照別故語錄微改作經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

擇於斯二者[輔氏曰太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孟子之意蓋欲其謹守常法耳]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上声]此則必為儀秦[張儀蘇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以太王不得已言 → 去邠 邑岐 → 此存國以圖存者之權

以國君死社稷言 → 世守 效死 → 此守正而俟死者之經

君請擇斯二者

言勝君當審己量力擇而取之

右第十五章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

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諫去声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平公將見孟子以得之於樂克所以沮於臧倉後克入見當問不見之故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声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通攷許謙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禮特牲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臑膊胳正脊橫脊長脅短脅九體膚三離肺一刌肺三為一鼎魚十有五為一鼎腊數之乾者用兔為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臑膊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

腸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膚九實于一鼎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肩臂臑者肱骨也膊骼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脡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脅革肉也或肺者離肺之不絕中央少許刲肺者切肺也羊腸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羊肺即離肺祭肺即刌肺也凡牲用右胖腊合升左右胖故曰腊一純純猶全也然此諸侯之大夫上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上川少牢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集義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

天者有命脩其在已而賤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廢之天也⁊饑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以於天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於於已言天既欲喪斯文以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以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去是以天爲主⁊一說是天命係乎我提以我爲主二者相爲賓主那箇是聖人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

臧倉沮孟子

以一時之出處言

以萬世之盛衰言

行使之

止尼之

所以行

所以止

以謂人力之可及

實乃天命之所爲

右第十六章

孟子卷之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熊禾曰一章言養氣集義六章言仁政二章言古聖賢三章言答問之辭辭皆孟子自言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恐孟子亦欲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真氏曰齊人所稱又丑齊人故以齊之二霸之盛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能知聖君賢相之所學者亦蒙之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扶又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音義]吳程曰蹵蹴子六一音而六反勃音註艴怒色艴音註淺色也蹵孫氏蹙音勃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然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甸反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

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輔氏曰：楊氏所習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李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肯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譬其所為，未說到功效上。今集註增益之，目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并與功效說了。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不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欲，故得禽多耳。○饒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即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者。以孔孟之道而遇明主，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通攷〕董氏彝曰公孫丑問管晏孟子以曾西之言拒尊聖門高弟淯十既問子柳子思孟子以百里奚之功答之蓋尊王賤覇者聖賢之本心賢才進退君與亡之大事一則責覇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美齊國之君能用賢者以御邪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声由猶通

反手言易去声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声下與平声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按礼記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去声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illegible]音[illegible]鬲音隔又音

歷輔相之相去声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仁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

通攷

[illegible]曰殷前高宗[illegible]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祖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死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殷益衰子辛立是謂之紂此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是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知音智鎡音兹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与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去聲下同也三代盛時王畿音祈不過千里【通考】詹道傳曰土制四海之內分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居民稠密也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壯則富民衆則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也馹音日如漢五里一置傳遞也子乘馹會館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声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饒氏曰孟子既甲管仲使孟子當管仲之時子則直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私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又曰德之流行即是施於前面文王之德政德字蓋德是本而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先師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以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猶正次管其人無可議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歟

論霸術不同

以孔子論管仲言

以孟子賤管仲言

相桓公
霸諸侯
匡天下
得君專
行政久
功烈卑

此見其攘夷狄而尊中國

此見其舍王道而用霸術

論王道不同

以文王之時勢言

以齊王之時勢言

天地莫非商有
一民莫非商臣
湯至武丁多賢君
紂去武丁猶賢人
齊有其地矣
齊有其民矣
飢者易為食
渴者易為飲

此見[illegible]勢之難

此見[illegible]時之難

此見[illegible]勢之易

此見[illegible]時之易

〇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声

此承上章文意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

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强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語錄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甚閒事○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道明為知言德立為養氣要之不疑惑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反以無所疑惑居先○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通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則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自明而誠者也

此章當作五節看與[illegible]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

吳氏曰雖也至是矣作一句只下字[illegible][illegible]○若謙曰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

孟賁勇士 齊人或衛人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孟賁往歸之 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

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為難也語錄孟子自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只是硬把定是雍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則雖萬變而不動也。張氏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征孟子則心斜閑詖入彼不時之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守問新淫閑隙乃動者也先師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起說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有主二字包得關下文黝舍曾孟皆是有守但有精粗之分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声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以毳織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辱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

也然黝則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輔氏曰集註云黝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爲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惟其以必勝人爲主故無有懼也舍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之○蘇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萬乘皆然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施姓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語錄量力慮勝是畏三軍者[illegible]說[illegible]謝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施發語聲[illegible]後面只稱舍可見何以例可據曰如孟之反[illegible]之類師曰黝舍皆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以必勝爲主一則主於無懼蓋是雖強之不動心了孟子[illegible]目較頗粗說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語錄問子夏篤信聖人。曰：亦無事實可指，但將其平日所言語觀之，有篤信聖人氣象。輔氏曰：黝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己，謂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以反求諸己，修是聖人他說話也未敢便以為然，必反諸己以出其聖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諸得是與未是使信了。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此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

云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衡與橫同引一說諸論爲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語錄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盖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黝舍是不說所不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爲之恐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往○孟子因丑有此語遂質之說所以先說黝舍然後說歸曾子來○魯齋王氏曰朱子曰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惻濯遂謂實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恐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先師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於千子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盖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盖出於此下文詳之語錄不動心章孟子說曾子謂子夏一段已自盡了只爲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後面有許多說話此一段爲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說得語脉夾雜迎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足得後面亦多意思

只○饒氏曰此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通攷】許謙曰章首至守約為第一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下丁亂反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上聲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趚閒謂十年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遂道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呂與叔克己銘云志以為帥氣以為卒徒此蓋就帥字上生出卒徒字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揭以為而全不同者在此○吾竊告子天資剛勁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深察反覆遂思闕辯內所言之失亦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辭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說也○告子只是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所不得不是所得盡下子之[illegible]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所病之見於日亦相似以下文闢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於物為於氣之說亦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之[illegible]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而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無求諸心則其察理也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從見

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言理深奧故斷然以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新安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養即無暴其氣發得暴失養故也以言爲要者以爲氣之難然以集義爲本又無正忘助長之病爲能致養也○通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次持守爲成德之事成德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忙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竊謂之曰理一而已告子以己之言自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己之言可知也【通攷】金履祥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且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又曰蓋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氣理明無所疑氣充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其月反）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

亦反為之動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以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在字下文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照應緊要精矣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

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語錄為告子將氣說得大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卽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如喜怒若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暴了志卻反為所動蹶趨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忽然吹一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蹶趨多遇於卒然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車聞鸞和行鳴佩玉皆所以無暴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且如只行得五十步卻使要行百里此自是暴其氣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問橫渠書曰志一動則動氣〻一動則動志以書曰志壹〻動氣〻專一則動志一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李尚例之而所記云得說深殊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說以志比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反說一動字了似不若後一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固可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或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如曰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

綸發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巳程縱一息之不存矣○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因是帥之定暴然設或於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小氣○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言容靜氣容肅行中禮私出中不齊皆是要無暴其氣○先師曰前言心与氣怒又變心言志省盡心以全体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刂處言徵發持之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充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卻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器之可見動其心即是動志矣程子什九什一之說盖言志動氣之時多于中常有九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時少十中亦有一所以氣亦以焉也

講攷

許謙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全反動其心為第二節孟子但曰我善養浩然之氣是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此正在於此○黃榦曰持志工夫節而功知養氣工夫密而難明及孟子因公孫丑之問闕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理義者理之宜合與道者容有不適其宜合於宜者未有不中大道此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

主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

語錄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氣自生○知是亦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爲外○通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爲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詳釋之比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爲知人之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爲養氣之体成德之事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

文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所以成德言非只是說工夫下文以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卻是說養氣做工夫處○通曰集註章句言復其初者凡二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當明善以復其初大學謂人之心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明之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學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若未必能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下同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

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或問知言養氣之說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撥致之形得失之機已判然於胸中而能虎貌狐白刃之擧又皆從其注壁聽其金鼓爲之進退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術料敵之算又無敗將議子之後無恃其勇而捷身以逞數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之學此雖然所考深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己之所長以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於氣者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卽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法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間有不特安執而不可多易有○饒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弟一節註文疑惑恐懼四字也道体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体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求則以一理應之矣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處義則得其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陳氏曰浩然之氣卽達處中之勇不動心節是勇者不懼也一說知言卽是智者不惑○通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爲有所恐懼疑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以動此恐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惑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冥然無覺非不能無疑悍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

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去聲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語録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者稟得盛者則爲人强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惟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卻与天地爲一更無限量○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爲他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格物一向蓋是用工夫起頭處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撓女巧女教二反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illegible]不可屈撓便是流行[illegible]浩然之氣也惟其自反而縮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縮之直字即是上文縮字意則得其所

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去声〕矣

充塞致滿乎天地間而無有間斷之著矣○語錄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曰若於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体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于天地之間乃是效也○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体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總說浩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等大事不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子細○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為氣也氣之体下文所謂其為氣也氣之用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必列反〕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欿〔音坎〕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語錄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去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為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体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為一有私意遂

閒了則便不流行而餒然餒矣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体也○通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其所得於天地之正者

【通攷】許謙曰塞天地只是無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縱至於郊則格窮則通焉欲魚餒肉敗若而人論日用不言何亦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字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自張大無所不達如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颯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袞發出來朱子謂相貼只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出兩物相袞貼是一說得發出於道義謂就一字袞說出此句極所謂是精切矣○所謂配彼者比合有助之意也○饒氏曰合而有助譬如助之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於彼也蓋理氣不相離以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為是無義者人心之理為主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為善者為有力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

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

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疑懼註疑懼四字仍

懼字意即恐懼也○語録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

自然之理義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

是當集義說○吾是合而言之則問道是一氣

君子仁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或問先生曰

只隨集是義此兩句所以一之

義與氣之相須說是大總至以道為本用

言氣是氣之合非形而下道是形而上

者道義也配義與道以配之言氣則

有是氣而後理無形體此道言之

道集義不在後所生也因有體

行義而生者積之故有

此理所而形於配之不然

充有所以為有是之用此氣

全者有義所作用在其義

而後有義者氣皆自有

裏面後有道理在此理然

底常有是物將來如行

○涂是氣做成義以養發

不足生之可然有之略

配道以仁義生也包許

配道義是者四非者

配義仁義皆天理

配以義之謂命

浩然之氣可以義德而行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義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襲音昔之襲【通】【證】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衞遂伐晉冬齊侯襲莒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illegible]輕遣政反【通】【攷】趙惠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輕曰襲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遂襲莒華周杞梁死命之時

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通】【攷】許謙曰自養無害是養之之道只集義所生是養之之功〇通曰集義何所始始於慎獨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集義則浩然之氣生有不合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可見義在內非在外矣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扶又反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形甸反告子上篇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

匪不足仰不愧俯不怍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以直養
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所集義自然生
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丞事能博取浩然之氣也
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使而拖取終
非已有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對襲
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
襲取之於外云尔○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要在生出取
是自外似取來○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急之以壯吾氣
然無生衣道理只是此客氣其不久則消矣○告了之病蓋
不知心之慊要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竟即是不合於義故
直以義爲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将義弁除去只爲心上理
食因羊陸子静云讀書謂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其曰
不然如子静不讀書不求義理以都半澄心却似告子外義
○說氏曰非說氣配義與道後說集義而不又道者蓋消是
体義是用浩然之氣有体有用其体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
義与道其体用一化言用則体在其中体上無故上大餒故
只說集義○一餒字之分無是餒化是無氣則消義餒行有
不慊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所指不同蓋二者相資論其用
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体則氣非道義無以生○元節曰
二是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皆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
生此是字止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
道曰集義即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即是有所作爲以害之
集註訓慊字與大逐皆義同自慊則心是体脟不慊則餒餒
字正与循字脟字相反集註訓以自養負曰自反而縮此則
言自反常直自反不自見得孟子養氣
之論正自大子所謂自反而縮求此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勝使也 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

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語錄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須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勿正勿待也勿忘勿忘以集義為事也助長待之不至而揠之使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卻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王謂已剛殺無所且提便要發揠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養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便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問此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曰本自浩然發人自小特蹙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下便恁地剛勇是如何曰此只是客氣便是點舍之則亦然有謂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直是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語體說得去便了○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為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間守之為難等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長之為害於其故引揠苗為喻閔苗之不長猶憂氣之未充也應以助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或曰一程多

必必有哥志為有事乎必正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累乎曰然
以以也孟于先謂持志則敘之適也將持其志其能以集義
乎彼義義非須而成者也○說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
勿正勿助是說養必無害必有鄉焉而勿忘勿助長是集義
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餒而取集義二襲為台乃是一段胃
子以槃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敖苗者也以義襲為心預期
其故而助長者揠苗者也推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
焉心勿忘推其兆義餒而敢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
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
徹工夫逐○前說持志無異氣是聊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
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乎曰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
義上有事勿忘急念在集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
是暴其氣○尚天下之不助苗長若實矣其慮何謂曰此是
說天下之人乎特不說義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以是其氣
也以尚然卻不是自家集義所生欲拔作長作消易留易鞠
適足以狀戰其氣而已不特義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可助
長知看書未適不能諸心忻索而勉難力家之類皆是助長
○遇曰必有事焉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也事
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比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
沈事謂之必有集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必必於此者何有
所與必假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問者則之
不得者又場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餒無間
斷正忘助三字以內皆是為害助之害愈其大此必有事是
槃善異以直養可忘助是義擾是善所以孟子於曰然害忘
曰言之孟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集言亦是一正一反
論以直養正說曰自反而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言之正說

日不可作爲以助其長文反說曰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前後相應學者當字字體認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輔氏曰所謂揠而反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

附錄 詩謙曰揠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大○黃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爲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丹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設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反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彼義反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俗作沉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

近而義流蕩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語錄詖淫邪遁
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離不見一淫病過代為陷管窮四者
各只見一溺故其辭詖蔽是偏陂淮些大些正我只氏有終
遁字凡從皮皆是一遁意如蹶是脚一長一知就是說一一
斜識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由六蟲
水不見岸了而其辭於蔽而過詠得陷溺浩喻纏惡地陷入
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開大愈底這頭正路相識了故其
辭邪既離去了正路能那物東不成物害事竟川不得彼至
於窮窮是說不去此故其辭道道是既離般是脚底說如楊
子本是不被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夫子
本說變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毋却說父田經
皆是遁辭二問擗墨以詖莊列以淫嚴秦以邪佛以道曰不
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與有其序自如此○孟子說知言質
只有說淫邪遁四字知言是幾多工去何救只說此四字諸
天下之理不遁是與非而已說知得箇非使遁箇是矣○祭
氏曰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如之此之所知窮詖淫邪遁之
辭何也盡孟子之淫楊墨之言盜天下正人心息邪說是出
詖急故曰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者此其意也○橫氏
曰言邪於分詖以為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飢氏曰被淫
邪道離是四件却只是所件詖淫爲陷邪道傳淪淫詖詖有
一遁是遁聖邪則并這一遂亦離了淫是詖之深淫是仁之
經如揚害初以為我排爰窮仁義離非仁義之全作濟自見
得仁發之一偏其終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邪淫邪
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亦身利只仁義禮智是
好底詖淫邪遁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者

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一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誠
淫邪遁起於詖當看四箇所宇如看病拍以詖淫邪諸是病
詖辭習離窮是病源所蔽所稻所離所窮是病原之所在墨
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
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鏡然才見病便
說病隙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
然下向二性蔽之原不一有爲氣寔所蔽有惡物說功蔽有
隱字術所蔽有爲習俗所陷問去蔽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
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
○通曰集註釋我知言曰說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所謂
言之病者其然也所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持上文此訛指
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以指告子之言故專
於其失者而知之也○倪氏曰集註既釋蔽陷離窮四者而
下文則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
病又提出蔽之一字三者蓋四者之失必起於蔽識氏
謂無所蔽使無下面三件其亦察背集註之意者故
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
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語錄此語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先政後事者自大本而至著目此問楊墨類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先事後政者自微而至著也○說氏曰說者
事之大体事若政之條目心絕不正到處有害政事於心之
所發於大体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後論說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
知○通曰所謂害者皆指其所之害於言詖淫邪遁之言部

偏之人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以包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彼告子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饒氏曰集註於養氣知言兩皆解上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經切求於心不可之說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音教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此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然後能知衆人之言也○饒氏曰知言當如何用工程子心通乎道之說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後求道理是簡推擴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有能迷之有知言便是知消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訪以只說知言告子以義爲外所以只取以求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把柳之說孟于闕之則又發爲淫求之說第一說則不得又執見二說若之謂諸辭○先即曰此章甚長明諸疑多其要肯未易宅也者言表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未又所以能知言氣氣之者案子方郭中知帖云孟子之義蓋以集理集義爲養不動心爲考言偏窮理爲在知言推集義爲能義言理明而無所疑氣究而無所蔽故能滴大在而不動心老於本章大子可見矣此章要旨在此帖尽之而無蔽蘊集義故能表裏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言孟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

理程子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加於孟子此說之明的洞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語未終於此而正意止於此

通攷

許謙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為三節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字少穎三山人說辭言語也說如字或讀如稅者非德行得於心而見見形甸反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語錄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了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此曰皆行之○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如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通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

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声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荅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語錄]中庸成己仁也是体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体教不倦仁也是用○饒氏曰不厭不倦猶粘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子貢此言与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輯釋論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處上声下同]公孫丑復[扶又]

反

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或問聖人道大而能得於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体也惟冉伯牛閔顏賢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体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体而微耳

曰姑舍是舍上声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陵陽李氏曰問於集註之說則孟子倘有不足於顏子於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緣孫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声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上聲）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形甸反）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終以此段盡在此句。通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

通攷

（許謙曰宰我子貢至所願學孔子爲四節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或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予觀之則同見矣○魯齋王氏曰此亦是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上文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大槩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矣何以觀之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平聲之明其言之可信也語錄汙是汙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當日汙下句讀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將淪滅矣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令人迷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予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差楚宜反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差等猶言品第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二句鑒之皆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

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上下同鳳凰羽蟲之長 垤丘蟻封也 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 出高出也 拔特起也 孤特挺然 萃聚也 衆所聚之中 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此聖人字是泛說從古以來之聖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知言而言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反色刑也

過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學而至乎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斷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道統淵源聖道也前後之言皆不外一貫而究如貫孝者歎之日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爲第五節○洙泗生曰孟子養氣之論雖曰幾前聖所未發然溯而求之子思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即所謂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由知言善爲說辭孔子兼之此言說辭德行皆孔子之所長於辭命則不能也此孔子欲務本之意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由養氣善言德行夫子既聖此由知言養氣見孔子之所長惡是何言也此孟子不敢當聖

孔子：不厭不倦（知以自明，仁以及物）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一体（一体不能具全）

冉牛、閔子、顏淵：具体而微（猶未廣大）

夫聖不居（此言孔子猶不敢當）是何言（以孔子不[illegible]自[illegible]）

敢問所安（此言公孫丑必有所[illegible]）姑舍是（此又言[illegible]欲以孔子為[illegible]）

（此見孔子所學[illegible]有志於聖則[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孔子下文可知）

三聖同異

- 伯夷：非君不仕，非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 伊尹：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 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

（此見三聖之所以[illegible]不同者如此）

得百里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此見其德之盛，乃根本之大者）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皆不為（此見其心之正，乃節目之大者）

是則同（此三聖之所以皆為聖者，其同皆在於此）

孔子所以異。

- 宰我所言：賢於堯舜。以觀於夫子（此以二帝而論夫子）
- 子貢所言：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未有若夫子（此以百王而論夫子）
- 有若所言：出於其類，拔乎其萃。未有盛於孔子（此以古聖而論夫子）

所願則學孔子（此上文孟子所以有志於聖人而自任之重者如此）

右第二章（不動心与知言養氣並見總圖更不再出）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語錄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須得來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來是无一不備了所以行得來便是仁目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於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是說救民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拯民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勢力則又多頗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

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者○饒氏曰霸字亦作伯○伯字無點發便是霸字王字點發便是王去聲字如齊以包茅責貢然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是假仁處楊氏曰三代之前功爲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爲德之賊求速效者以入於霸霸者始強而終弱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時艷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己有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以誠成己成物者也已以爲感人以偽應之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鄒氏曰鄒氏名浩字志完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或問以說[illegible]皆伐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困餓而不去此又

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矣○輔氏曰此章說併剖決王賦跌之論荀卿隆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粹而王駁而霸之說皆爲偃矣○張南軒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雖以人欲崇王道然霸功亦撼天理遏人欲也

以霸言

齊桓　晉文

以力假仁

此因事而借之以爲功所以霸

以力服人

此見其霸皆出於僞

非心服也　力不贍也

此以僞感亦以僞應

以王言

商湯　周文

以德行仁

此見推之無非仁所以王

以德服人

此見其王皆出於誠

中心悅而誠服之也

此以誠感亦以誠應

右第三章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声下同

好去聲惡去聲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所以得之之道不能免也語錄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蔡氏曰程子易比卦彖詞曰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輔其代謝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聲仁之事也禮記表記曰畏罪者彊仁謂勉彊行仁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目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者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及是時不偷閑政刑則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為仁則榮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鴟處脂反，鴞于驕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葺七入反]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通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引此詩而言之，彼則為此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為詩者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饒氏曰：般樂則不戒明其政，怠敖則不暇貴德尊士。]

[先師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福叶]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烈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逭作

逭音緩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蔡氏曰又皆明政刑自求福此仁榮者如此及

時而樂敖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先師曰記曰仁者安仁

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此因戰國諸侯恣辱而亂以失仁

正畏罪強仁之事施之存天理而身仁之術戒

之俯人欲以陵不仁之辱亦過人欲擴天理也

貴德而尊士 【此乃強仁之事】 明其政刑大國必畏矣 【此福自己求鴟鴞徹土之謀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福自己求之謂】

仁則榮 不仁則辱 【此理之當然】 好榮 惡辱 【此情之同然】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 【此榮辱福禍之機】

惡辱而居不仁 【此非去辱之道】 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此禍自己求無雀鼠之智也】 自作孽 【此禍自己求之】 不可活 【識】

右第四章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饒氏曰俊傑即指賢能尊賢使能則是俊傑在位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通攷趙氏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王制流市内空地曰塁城内空地曰廛之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通攷語錄古之爲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如周禮地官司市平物價治爭訟發賃賬爲言之類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語錄廛如今

揖說面相以古之爲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則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

商賈百物皆入公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以避
市制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所平物價治爭訟譏察漢張衡言
之朝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閒
宗廟右則社稷此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形甸前篇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公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通攷〕一說直曰墨者一夫所役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金履祥曰家征力役之征式之役里布布縷之征則五畝之稅夫征則粟米之征百畝之征也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

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語錄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業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与此正相反農民賦税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与閭民無職事者乚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与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特並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末流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税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税如今納綿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饒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皆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也

以能行王政言

尊使賢俊而士皆悅
不征不譏而商皆悅
關譏不征而旅皆悅
耕助不稅而農皆悅
無夫里布而民皆悅

鄰國之民皆知仰之

此言能行王政則寇成為父子

以不行王政言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此言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右第五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扶）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語錄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譬如甑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衮只管在裏面衮使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衮一番便生一番物所謂為心者皆切切然傚以發子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殺這身說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依舊推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流

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
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怛才見人便發將出來要忍不住所
以謂之不忍人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
不忍人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人之心即是
生物之心程子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先師
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
之心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出
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見
此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殘忍非人矣天地之大
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好生之
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體隨感而應仁之用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
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
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
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饒氏曰[illegible]
之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
忍人之政不待充擴而後能此若衆人則須待充擴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 內讀為納

要平聲 惡去聲 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語錄 方乍見孺子時此[illegible]不得微有許多私意[illegible]未[illegible] [illegible]思量到[illegible]心所發[illegible]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日惻隱之心[illegible]身皆是無發不發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說亦豈無[illegible]此心○惡其聲只是要然其不忍人之名○腔子猶言[illegible]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是說人身上指出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則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

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陵
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
無有空闕處人得此以爲心則亦四体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
惻隱之心徧滿處則是無有欠缺也饒氏曰極是○輔氏曰怵
惕心驚懼而悲念之意倉卒所作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則
出傷深而痛深自然之而深皆所以名不忍人之心可謂善
形容矣○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作見之者無
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内交
欲以此要譽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
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通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作
見二字緊善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
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
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吐雷
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之非
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上聲之
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羞惡辭遜是非與惻隱
並説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
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

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爲仁義礼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爲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以得與此後之別耶○饒氏曰孟子總言惻隱之心全此則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爲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成然[illegible]形骸人既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斷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本真耳○勉齋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別猶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隨及]語錄痛癢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痛癢子是羞惡之心痛癢子是辭遜之心痛癢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塞都無空缺處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此[illegible]端緒音序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形甸反於外也語錄問孟子說仁義礼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仁義礼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隱是惻然後

隱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遜者推以與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在義遜施医閒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為端緒向見蔡季通說端乃是尾如何曰以體言之則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性是靜情是動心兼動靜而言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玉山講義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有分別又須見得仁是生底意思貫通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意貫徹則是生之長秋則生之收冬則生之藏也○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外向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此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若中空陳氏曰端者端緒也物之端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各自言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但曰渾然本體則恐其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是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宗廟朝廷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過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

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然各各分明生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析而四之以示學者須知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其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則可驗○饒氏曰孟子論性惟是這一章說得最分曉○勉齋黄氏曰註謂端緒也趙謂端本也集註以爲緒也欲學者因推尋與斷則千條萬緒皆[illegible]所止○先師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欲存發之運情涵臨陳之尊皆析實貫統之心統性情皆以是觀焉

【通攷】語録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統情○陳潛室曰情者性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其發者性之質也是爲情即孟子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故情存於訓箇字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見形甸反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量去聲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語錄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上帶知皆擴字說盖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一句說充之是能充就此心之量推擴而後能充充則不以識蹟此○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持充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盖仁義之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只自不能充滿則無緣得這殼子滿只是空殼子○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受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礼智皆然人能充盡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使由此而可以燎原甚海若不能充擴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塞便只任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妙兼衆人玖能日如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衆人之中若有綜

反所以擴而充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爲耳○張氏彪曰朱子云若以治之察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訓始字尤切○發端發處說之類皆始也孟子既言之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是火之端若達便是泉之端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心始動乃是精可爲善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何等皆有之畏由充與不能充而已如見孺子將入井者是何等人將不有惻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苟能因此擴而充之眞仁將不可勝用不能充則天理然動人欲便萌於是物交學心生循是而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仁之端斬然矣此自謂不能者也始於充與不充之分終乃天理隱焉○通曰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加何下一量字盡性則以無所不用無所不同此心之量本是大也充性則有以盡此心具本然之量充此性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也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通曰性者心之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理反求默識知之事擴充行之事於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是盡心而知之之無不盡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

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illegible]

信如實是惻隱實是羞惡信便在其中○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潛室陳氏曰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行位在四端之中○通曰後饒氏曰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末肯然定於成名專氣不可執一看焉況朱子之說是說示方有方見得試以兩閏背之五土居中以有定位然二八大位乎東不可以西一六水位乎比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貝五方而於東西南方無所不該以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一三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氏故於四季各寄王十八日木火今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各然無[illegible]皆不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名而名無所不成就四方看執出就五方看亦加出故不以分也分看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並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先師曰此寄於事以不忍人之仁言雖因体驗惻隱之心而慈以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貫四者一仁也惟聖人能以是心行是政要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擴充休有是心而推充之端而行之者也若深人惻下能誠察不能擴充此心斷發隨發隨私負自棄也又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有焉若

寡矣見孺子而惻隱天理也內交之漸即人欲矣四端能充不識充之分判於擴天理與徇人欲而已此章亦在於遏人欲擴天理也

〔通攷〕許謙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体認此心四節併言義礼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不忍之心

以人皆有言
- 怵惕惻隱（物欲害之存焉者寡 雖有是心不能為政）不充之不足事父母（此所謂自賊賊君者如此）

以先王有言
- 發政（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施仁（凡有所行無非仁政）能推之足以保四海（此所謂斯有不忍人之政如此）

右第六章

㊀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去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此只借以術之當擇之說起 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 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上聲）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意不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證擇術，識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論語註小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故曰尊爵。（元者善之長，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爲發元者生意之始，爲亨利貞之長。○語錄問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去聲）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

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輔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自爲之誰能止者乃非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通攷〕許謙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據其用言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憒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饒氏曰此上三四章皆是爲當時諸侯大夫言之此章與仁則榮一章之意

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讎人役之役○先師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里居積嶽勸人為仁其意甚切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及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幾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羞惡之心不正耳故逐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以本心言

矢人函人
巫者匠者
豈不仁哉

此見皆有惻隱之心

以術言

矢人 匠人 惟恐不傷人

此皆利人之死

函人 巫者 惟恐傷人

此皆利人之生

不可不慎

此見擇術當謹

以不仁之可恥言

人役而恥為役
由弓人而恥為弓
矢人而恥為矢

無不自己而求

以名言道言

天之尊爵　以天言爲貴
人之安宅　以人言不可離

莫之禦　此言其道之大

而不仁　此言人自爲

是不智也　與不仁故不智

無禮無義　由不智發不知禮義

人役也　此言尊爵所安宅以爲人役

以名職其所當言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

無不可求諸己

右第七章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輯釋子路之勇者師之以修身而過也○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則自以爲是而惡人識己之否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去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解舍字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強上聲○解樂字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或問善與人同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也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者本一事將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饒氏曰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為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為足加當虛心以受人之善己之所為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行善於己則舍而從之無一毫私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圈〕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濮州今屬曹州府陰河濱在定陶西南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爲善初未嘗有助人爲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爲取諸人以爲善是乃助人以爲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爲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去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兼子路禹舜言之三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末二句却單說舜○饒氏曰語錄曰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

疊一意以發明之即比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於聞人之善言而拜舜樂取人以為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末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拜疊之意耳蒯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舜為恐未然○語舜禹聞善言則拜舜樂者有意故舜與人同只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只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變已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能為善也○先師曰舜事復於禹聞事覆後於子路然孝者之希賢希聖求有無其序若常人拘欲皆埋諱過飾非祗子路之心已剋皆斃何敢言舜禹之語必先忘私克己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於必加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加聖人之與人為公耳

聖賢樂善之誠

以子路言 —— 告以過則喜 —— ○勇於自脩

以大禹言 —— 聞善言則拜

以大舜言 —— 舍己從人樂 —— ○舍己以受

取人以為善 —— ○大公無私

○皆無彼此之間

右第八章

〇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声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去声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合趙氏說文二說以辭屑字已語助辭此言伯夷之清辭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群也〇語錄曰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至則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所以爲聖之清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阨音厄

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通攷析愼曰春秋傳註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所食之邑名謚曰惠愛民無厭之後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

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

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上聲也不自失不失其正

也援音爰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此言惠之和寬以處衆而不輕與人絕也○語錄問集說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相重曰兩向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所以不離作不徹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敝賢論則下文不當矣○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迹已當棄拙以判自污已嘗粤却以法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饒氏曰他人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必至於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袒裼裸裎而與之偕則必至於流而柳下惠則不自失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和而與乎常人之和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側格反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聲固皆造七到反乎至

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語錄伯夷既清必有隘處

惠統和必有不恭處孟子恐人以隘處為清不恭處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問不必是處已只待人曰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規人如無他○清和皆是一偏涉之食有隘不恭處使懦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矣可為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寬鄙者敦頑者廉懦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也○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弊矣○通曰道推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猶學○先師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称之以聖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不恭似若相反盖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戒夷惠之非其負學者至矣呂伯恭曰學伯夷者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隘學惠者未必得其和而先得其不恭大抵清之極易至於隘和之極易至於不恭學之者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

【流攷】

程復心曰動作切切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如此辨屑字方盡其義以聖人觀二子多有欠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隘與不恭

伯夷柳下惠

【以其所得言】
- 伯夷清 — 不屑就所以清
- 柳下惠和 — 不屑去所以和

皆造乎極

【以所偏言】
- 伯夷隘 — 若將浼所以隘
- 柳下惠不恭 — 焉能浼所以不恭

不能無弊

右第九章

孟子卷之三